

甘肃作家丛书

扎西东珠 著

# 山梁上的白马 或爱的折磨

小说集



敦煌文艺出版社



## 《甘肃作家丛书》

### · 小说集 ·

人们每天面临的河流(曹树莹) 小院·辉煌(祝正祥)

山梁上的白马或爱的折磨(扎西东珠)

白刺(匡文立) 古措兵站(朱光亚)

权限之外(郑世隆) 当年的故事(文素琴 严军)

在那个早晨(柏原) 红鸽子(阎强国)

红森林(张董家) 放飏(王旺斌) 哈尔腾之神(浩岭)

追绿(曹杰) 清淩淩的黄河水(王家达) 触摸前面的世界(李禾)

### · 散文集 ·

日月行色(杨闻宇) 走出柴达木(安可君)

别裁散集(王巨洲) 背着太阳走(刘立波) 裸露心灵(任真)

### · 诗 集 ·

生活的色彩(江俊涛) 家山吟(高仲选)

情人的目光(汪幼琴) 踱步集(舍·尤素夫)

### · 文学评论集 ·

文海浅涉(高平) 古今文学续论(穆长青) 陇上谈戏(金行健)

胡风文艺思想新论(尚延龄) 潜意识的投影(许文郁)

ISBN 7-80587-266-X



9 787805 872667 >

ISBN 7-80587-266-X/1·232

全十五册定价:105.70元 本册定价:7.80元

I294

5

1094/5  
L  
山梁上的白马  
或爱的折磨

扎西东珠 著

赠母校图书馆

扎西东珠

敦煌文艺出版社

486.7

《甘肃作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高平 谢昌余

委员：马林楠 李禾 李保军

郭浚卿 曹杰

## 出版说明

新时期以来，甘肃文坛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春风，追随着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浪潮，呈现出可喜的繁荣景象。为了展示作家的创作成果，向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为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甘肃省作家协会特编辑推出了《甘肃作家丛书》。

本丛书共分四大类，即：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这次编选出版的共计三十本，作家包括老中青。他们的作品，洋溢着时代精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弥漫着鲜明的西部风情色彩，在艺术上各有追求，各有特色。至于文学评论作品，论著者对各个艺术领域的思考和研究，也颇有深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本丛书显现了甘肃作家在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成就，属于高层次，高品位的优秀之作。

当然，本丛书并非甘肃作家阵营的整体展示和代表性总括，因为在此之前，不少作家都已出版过多部著作，硕果累累。本次出版丛书时，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作家的作品尚未能列入出版。同样，由

于条件所限，本丛书未能将长篇小说、报告文学、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品类列入。对此，我们今后将继续努力，取得各方支持，将丛书的出版继续抓下去，为开创我省文学事业的新局面尽心出力，使作家呕心沥血的成果得以及时与广大读者见面。

本丛书的出版，在我省文坛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在编选审稿过程中，承蒙许多专家和编辑家鼎力相助，对作品进行了认真而仔细的润色校正。特别应当感谢的是敦煌文艺出版社，他们为了繁荣我省文学创作，面对竞争异常激烈的图书市场，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热心鼓励严肃文学，积极帮助作家解决出书难的问题，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才使本丛书得以顺利问世。此外，还有社会上和文学界许多朋友给以热情关注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甘肃作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四年三月

# 序 一

丹真贡布

某一民族在其文化发展的特殊阶段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除使用母语外接受第二语言来交际，来汲取知识，甚至用来写作。这种情况，在藏族就是文学的一支——藏族汉语文学。目前，约莫有二三百数的藏族男女在从事汉语文学的创作。本书的作者扎西东珠，就是其中的一位。

作者的故乡卓尼地方，以一座具有六百年历史的古老寺院而闻名全藏。这地方的人，以他们的口语、衣饰和一些传说等等来看，是古代西藏的山南人大举东迁后留居至今的。我在西藏贡嘎县的庄稼地里见到，正在那里劳作的妇女们的衣着，与卓女的装束（尽管多少有些变异了）竟是意外地相似。卓尼藏族人在千多年的生活中，在与先是羌人后来又是汉族人共同生活的历史中，始终保持了他们群体的自我——从衣食到语言文学和文化心态等诸多方面。《山梁上的白马或爱的折磨》中的大多篇什，都能使我们读到作为这块土地的儿女的作者，对上述这一切的一种挚爱之情。

《我那唱“世巴”的舅舅哟》这篇短篇，是对民间口头文化人的近乎纪实的叙写。千百年来，这类人物是农庄牧村文化生活的中心角色，口语的精华自来由他们所保有，何况他们还难

免偶尔被崇做与神灵有某种联系的人物。生活在“文革”时代的“我的舅舅”那样的“世巴”艺人，落在既“革命”又迷信的一伙人手中，不到人间地狱去一趟还能去哪里！什么是“世巴”呢？“世巴”就是“世”，就是“始”，是泛义的：“创世纪”，是古来人们对自身存在之根据的一种激情想象和吟唱的上溯，世代相传。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寻根——一直寻找到人与自然浑成的那个太古世界里。

《风铃·灰鸽·酥油灯》一篇，让我这样有了年纪的读者读来总感到生分些。说真的，我不大了解小说中多杰才让所出身的这种家庭，僧男俗女的感情纤葛和波澜也因时代的变迁而恐怕大异其趣了吧。更谈不上我对现代歌舞明星的诞生有什么亲知亲闻。这样，由于失去了现实生活观验的参照，我便成了极偶然的读者。莫须有——我想，只能怪我自己孤陋。唔，是这样的——经过作家提炼了和升华了的藏族生活中，人物感情细腻得发粘，生活情调趋近于诗的境界。如果说这是一种对未来的预祝，我实在不想反对他。我甚至更积极地支持作者说：既然没有，我们就创造一个！来寄托我们眼下困顿中的期望。

兄弟民族之间，尤其是藏汉之间的民间情谊，是这些年来藏族汉语文学中不难见到的题材。《月夜》就属这一类。小说中出现的藏族牧民和汉族养路工，这些淳朴的人物，最能在患难中彼此生发出巨大的同情。他们会各有各的人格特点，但在同情苦难者这一点上，简直可以说个个都是天使；那是不需要读习什么文件的。在难忘的那些战乱和饥馑接踵而至的年代里，不同民族的劳动者摆脱去观念意识的纠缠，互施解救的事多有出现而且显得平淡无奇。《月夜》自然是撷取了其中的一



叶，略设关节，淡彩描绘，却不失为真情的产品；所感所叹，是值得珍贵的。

《嘎鲁娜山风》，读来使我感到形式上的新颖，激发了我更大的阅读兴味。但这里我不想涉及全篇，只想说，其中某些片段，确实让我心颤。我不忍复述那些场面，却愿用一则意味较为含蓄些的生活实例来支持作者描述的真实：在农村社教的那个时期，一位在藏区住过几个月回来的女士，告诉那村里妇女们爱诉说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啥都还将就，就是缺‘人’哪”！那地方的土语我熟悉，所谓“人”，就指成年男子。这种充满生存欲望的呼唤，与相关的行为之间不过是一纸之隔，捅它一下，纸那边就是作者笔下那幕撕心裂肺的惨剧——更深一层说是大悲剧的场面。

《山梁上的白马或爱的折磨》这本小说集中，除上述外可读可感的篇什尚不少，此不一一列举。序言如何详尽，也代替不了读者的阅读，和阅读间的再创作。

## 序 二

徐 亮

—

扎西东珠写小说已经有十多年历史了。现在他的第一个小说集子出版,这是值得庆贺的事。藏族的小小说作家不算多,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发展的原因、文化冲突的原因、民族传统的原因等等)。近一两年,这不算多的一批作家也大都处于创作的淡季。藏族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民族,谁都想经常听到他们的声音,想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感受到什么,有什么见解。而小说正是显现他们想法的一个领域。值此创作淡季(这创作淡季对汉族作家也是一样的,目前都没有大作或大的流派出现),倒是可以有时间来总结或清算一下已有的创作,兴许能从中悟到点什么。扎西东珠的小说集此时出版,也令评论界和读者可以较为冷静地清理一下他的创作,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十多年来藏族小说中较为普遍的情况。

扎西东珠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藏族人之一。这批人大约占了今天藏族作家的很大一部分。他们有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视野。我认识扎西东珠是在一九八四年。当时我只知道他叫贾东峰。那是在一次创作讨论会上,他给我留下的印

象,包括他的语言、文化修养、关注的重点问题,都和汉族作家差不多。知道他的藏族名字是以后的事。这一代人是在汉藏民族和文化的一个大融合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造成两个相应的结果:一方面,藏族从这一代开始的青年人,其文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这也是他们能形成一个作家群的原因之一。他们提高了对自己生存的反思需求,有了更广泛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形式也使他们的民族特色不那么引人注目。

不过,事情总是在发展的。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在较为宽松的文化、政治气氛下,这批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藏族作家的作品,在头几年里关注的是和汉族作家相似的主题。他们和汉族经历了相同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标语、口号、氛围、罪名等等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深受压抑,所以大家都有相似的伤感、悲愤,这形成了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半期汉藏小说的共同主题。不过,事情总是发展的。在此之后,藏族作家开始更关心本民族的文化价值来了。这对他们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熟悉,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藏族,就生活在这一文化传统之中;陌生,是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过自己民族的这一文化价值。因此,重新审视自己民族,这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藏族小说的主要主题。

扎西东珠的小说创作,基本上反映了这个过程。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十来篇小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它们的主题也不相同。一九八五年以前的作品——《鲜血和良心》、《月夜》、《哦,琪尔玛洋河哟》、《斗氏的特级绝密》、《嘎鲁娜山风》等,以藏族人物、生活为中心,但所关心的问题与当时期汉族

文学中的感伤情调、反思主题以及人情味倾向相一致。《月夜》写的是汉藏人民友谊的主题；在《鲜血和良心》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一时期最熟悉的一种主题——以人道主义之德，报政治伤害之怨。《哦，琪尔玛洋河哟》向我们展示了政治运动给一对藏族恋人带来的灾难；《嘎鲁娜山风》则借一位在藏区工作多年的汉族干部之口，深刻反思了政治运动的许多荒谬之处。这些作品中绝大多数中心人物是藏族，我们可以或多或少感受到，面临相同的问题，藏族主人公的态度和情感与汉族人的区别。

一九八六年以后，扎西东珠的创作关注点明显有了变化，进入了上面所说的关注本民族的文化价值的阶段。这是他创作的一个新起点，也使他的作品变得更为成熟起来。

## 二

扎西东珠第二阶段的作品包括：《我那唱“世巴”的舅舅哟》、《风铃·灰鸽·酥油灯》、《山梁上的白马与做小说》、《大山林里的女人》、《欧唐杂俎》等。在这些作品里，作者关注的是藏族人的生活、风俗，尤其是内心世界。这些作品的主题不再“借用”汉族作家的东西，而是试图从作者自己民族的生活和视野中去产生主题。其中，上述前三篇小说是最有代表性的。

“世巴”是一种藏族的民歌形式，它很古老，然而代代相传。《我那唱“世巴”的舅舅哟》描写了一位一辈子以唱“世巴”为业的藏族艺人的生活。他喝酒，卖关子，他以自己的演唱才能而自豪。“世巴”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知识体系。“最根本的是世界形成律”；“毁灭早于形成前”；“众生生境有四种：胎生、卵生、暖生和化生”等等。这种异样的、带有神秘色

彩而又极为深刻的唱词，包含了藏族人宇宙观的某些模式，使我们惊讶又好奇。这里面有藏族的世世代代的智者所积累起来的知识，是知识的宝库。不过，作者对此保持了一种距离。我已经说过，藏族文化，对这一代五十年代后出生的藏族文化人来说，显得既陌生又熟悉。唱“世巴”的是小说叙述者“我”的舅舅，“我”从小就跟着舅舅到处演艺行吟，因而，“世巴”该是我所熟悉至极的。然而这其中的知识又与我从小接受的现代文明教育——进化论，或汉族的“盘古开天地”，西方人的“亚当夏娃捏土造人”——完全不一样。作者最后让“舅舅”的预言不完全应验，并且告诉读者：所谓的“天书”，“除了那些古怪的图、符号、数码之外，只是对《怖畏金刚胜魔灌顶》等佛经的提要，阐释而已”。隐含了作者的一种观念，即认为这些东西，包括“世巴”中所阐述的世界观，都带有某种落后的，迷信的印记，这显示了某种批判态度，或曰陌生感。

《风铃·灰鸽·酥油灯》是迄今扎西东珠最杰出的作品。尽管我认为这个关系到藏民族文化和传统的重大主题可以被处理得更为深刻些，恢宏些，它可以被写成一部史诗般的巨作。这部作品描写了多杰才让——即后来僧名为伦珠嘉措——一生短暂而又不凡的经历。围绕着他生活经历的真正内在线索，是他的心路历程。他的精神追求，从世俗的、文化的追求，到艺术的追求，最后皈依到宗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经历。佛教，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和支柱。但是藏传佛教的要旨，对于我们，乃至很多藏族青年来说，仍然是陌生的。《风铃·灰鸽·酥油灯》在其独特的第二人称叙述里，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藏僧心目中的世界。它把藏传佛教的经义同世俗的理解方式结合起来，而又不失经义的内在实质。在

小说结尾处，伦珠嘉措的圆寂和他通过意念使普化草受孕后儿子的降生，看起来有点神秘和非现实化。不过这个结尾让人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那部作品里，马尔克斯神奇地使所有魔幻化了的情节具有一种确定的可信性。而在《风铃·灰鸽·酥油灯》里，这最后的情节也使人觉得是前面描写的那个信徒心目中的世界的自然延续。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表明了作者本人的一种观念转化：他不再像《我那唱“世巴”的舅舅哟》那样直接批判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预言、天书了，他正在试图进入和理解传统文化，尤其是其关键部分——藏传佛教。

从某种意义上看，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在对待自己文化传统时总是面临两难处境的：一方面，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使本民族自豪、生存延续的生命源泉；另一方面，正是传统的惰性作用，使本民族在走向现代社会进程中背上沉重的包袱，这就使作家们不能不满怀怨愤地批判这种民族的劣根性。如何解决这一处境，这是理论家们的事，当然也是历史自身的事。然而，作家可以有他坚定的选择性。而一旦他的选择坚定起来，那么他的创作也就走向了真正的成熟。扎西东珠的选择是什么？他未来会走向哪里？我们期待一个结果。

### 三

《山梁上的白马与做小说》是一篇具有哲理探讨意味的小说。它较抽象地讨论到有关爱、死、男人和女人的问题。不过，它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而场景和人物都是藏族式的。

使我们真正惊讶的，是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叙述，它夹杂着意识流、悬念、内心独白等等。作品读起来绝不同于以前的所有作品。如果说以前的一些作品中作者的

叙述尚不总是得心应手、一气呵成的话，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真正进入了一个成功的叙述角度。整个叙述是行云流水般的，对叙述的控制极为自如，而又极其自然，不露痕迹。在探讨哲理、意识流动和故事进展三者之间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过渡，没有隔阂、没有生硬感。

扎西东珠在讲述故事方面，经常展示出令人吃惊的想象力。一九八五年，当我读到他的早期小说《哦，琪尔玛洋河哟》时，特别令我注目的就是其中的一段对话：

“‘哈，道保又不是你的孩子。让你阿姐拉姆带走好了。’

‘他……他，他是我的孩子。’

‘别开玩笑！佛爷还会白送你一个孩子？’

‘是真的。噢，不！’

‘嗯？怎么回事？’

‘别，别抱那么紧。把他的皮袄盖严。

一凉，他就肚子疼。哎，好。再把这件毡衫给压上。你听，河风多响。’”

在这段对话里，人物语言不仅给出了其愿望、思想、内心隐含的无言的意念，而且给出了行动，给出了运动中的场景。这是一段海明威式的对话。不过扎西东珠并不是受海明威的影响才写了这一段对话，这是他的神来之笔。和这篇小说的整个质量相比，这段对话的水准是超然其上的。为此，我曾在探讨小说叙述的著作中引用过这段例子。

因此，在《山梁上的白马与做小说》中出现的极为流畅的叙述角度，对扎西东珠的创作来说，应该不是令人意外之事。扎西东珠是在两个方面——即故事和叙述——都努力长进的一个作家。他不仅开掘故事的深度和恢宏，而且探讨叙述故事

的方法和技巧。一个全面的作家理应如此。如果说在叙述方面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应该指出的恐怕是他的大部分故事情节,似乎有点落俗套之嫌。好在扎西东珠的小说中,情节始终只是一个套子,是用来盛载故事的,一旦思想的深度得到了开掘,情节这个套子的作用就减弱了。

扎西东珠,我们期待你跃向新的高度!



# 目 录

---

|                   |      |       |
|-------------------|------|-------|
| 序一.....           | 丹真贡布 | (1)   |
| 序二.....           | 徐亮   | (4)   |
| 鲜血和良心 .....       |      | (1)   |
| 月夜 .....          |      | (9)   |
| 哦，琪尔玛洋河哟 .....    |      | (25)  |
| 斗氏的特级绝密 .....     |      | (39)  |
| 我那唱“世巴”的舅舅哟 ..... |      | (48)  |
| 野鸡蛋 .....         |      | (60)  |
| 大山林里的女人 .....     |      | (71)  |
| 欧唐杂俎六味 .....      |      | (91)  |
| 嘎鲁娜山风.....        |      | (105) |
| 茶话.....           |      | (122) |
| 风铃·灰鸽·酥油灯.....    |      | (129) |
| 草原深处.....         |      | (155) |
| 山梁上的白马与做小说.....   |      | (168) |